



十八相送

孙频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八相送 / 孙频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. 7

(孙频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4807-7

I. ①十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35304 号

书名: 十八相送

著者: 孙 频

责任编辑: 马 峻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: 0351-5628680

网 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hs@163.com

经 销 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

字 数: 110 千字

印 张: 7.25

版 次: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78-4807-7

定 价: 29.00 元

也黑暗也迷人（代序）

蒋 韵

其实，对于孙频，我的了解是浮光掠影的，不过直觉告诉我，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当然，这句话与隐私无关，我所谓“有故事”，是对人群的一种区分方式，也许，是指那些身上留着深刻的生活痕迹的人；也许，是指人与生活的冲突。有些人，生来是和生活冲突的，那几乎是他们的命运。

现实中的孙频，是安静的、沉静的，纤尘不染，与世无争。其实，她不知道，偶尔在暗淡的楼梯口或是走廊里和她对面相遇时，我心里的那份高兴。我喜欢看见那张干净青春的脸，那双被丰富的心灵照亮的动人的眼睛，那让我踏实和安心：那象征着一个我所热爱的天地和世界，善良、美。

但是在她的小说中，我却读出了那种强烈的冲突感。无论是《无相》，还是《月煞》，故事后面，力透纸背的总是一个不安宁的、挣扎的、精彩而痛苦的灵魂——这是一个在精神上永远不会和生活和解的孩子。明白了这一点，你会突

然悲从中来，因为，你知道，那痛苦是没有解药的，它根植于一个人对于人性的透彻的了解与深深的失望。

时代教会了她的大多数同龄人永不和自己叫板，因为，生活已经足够艰辛、足够沉重。在这个群体还没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的时刻，他们已经现实而明智地选择了一个咬紧牙关的姿态：咬紧牙关承受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。也许，这“咬紧牙关”的另一种说法就是——接受强大的命运。这其中深不见底的无助与无奈，黑夜般的无助与无奈，在孙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们的身上，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，如此痛彻心扉。尽管如此，我却仍然能在这一切之后看到那个不甘心的作者，那个不甘心的孙频。对，孙频也咬紧了牙关向生活做着不屈服的、孤独的和无望的抵抗，就像人类永远的骑士——堂·吉珂德。所以，她在小说中才会流露出如此痛苦、如此纠结、如此绵长和黑暗的气息。那气息无处不在，就像无声泛流的大河，滔滔地淹没了每一行字句。

其实，任何时代，任何时候，都有这样孤独的、悲壮或卑微的抵抗者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品质，以及它的胸怀，这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母题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孙频的表达，既是当下的、时代的，同时也具有了超越性。

我从来不认为，对于人性洞察的深浅，必然和年龄有关，

和阅历有关。生活告诉我，洞察是一种深刻的才能。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毋庸置疑，孙频在她安静的、冷静的、不动声色的描述之中，或鲜明或曲折地把人呈现开来，如同一个导游，曲径通幽地带你直入灵魂的深渊或是人心的坟茔，每每会让你惊叹她眼睛的独特和犀利。也因此，她绝不是一个温情主义者，她从不诗化什么，比如青春，比如爱情，她给我们带来的，常常是被最寻常的平庸所泯没的幻灭：青春未老先衰，爱情千疮百孔，那其实才是最恐怖最荒诞的幻灭，如同无声无息的、漫天的毒雾，让人窒息。她似乎信手拈来，却让生活崩溃。

在这些故事中的主角，有母亲是妓女的特困大学生，有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慰安妇，有为了救父亲用毒蛇杀死哥哥的女孩，有为了一点尊严甘愿活成娼妓的女大学生，有为了上学而在月夜追债的祖孙两代人，有在月光下全身绑满胶带试图从高压线上越狱的犯人，有为了找到一点点活着的意义把自己逼疯的小镇人。但他们终究会在最黯淡的生活中选择一点尊严，选择一种有光泽、温度、暖意的美。孙频说到底是一个浪漫的人，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。

对，我就是这样固执地相信，孙频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，她与生活的冲突，她不屈的抵抗，正是缘于她对某些

东西的极端珍视和爱，比如善，比如美，比如生死不渝的爱情。这样去理解孙频，也许，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安慰。我看到了孙频的悲悯，尽管生活满目疮痍，可她对这个世界，仍然抱着无尽的、赤诚相见的勇气和善意。

黑夜中绽放的花朵，也许，比白昼的怒放更奇异迷人。

目
录

—

十八相送 /1

海棠之夜 /71

一万种黎明 /145

十八相送

一种反抗。一种吞噬。一种再生。一种杀人见血。

终于盼到了这堂文艺美学课。朱家明提前一个小时就把自己安置在了教室里。偌大的教室里就坐着他一个人，他又高又瘦，旗杆似的插在桌子中间。清冽的空气从窗户里钻进来又钻出去，一条条小蛇似的从皮肤上划过。日光灯苍白安静，捶打出桌椅的影子，参差肃穆地铺了一地。清晨的教室有些墓园式的荒凉。

来得实在有些太早了，连楼道里正勤工俭学的学生都不能不对他有意见了。不就上个课嘛，怎么搞得像投胎一样，擦着天黑就奔过来了。他把教室的门关上，这

下安全了。朱家明略一沉吟，便占据了教室里第一排最中间的座位，好像讲台上有一场精彩的话剧即将开演，他这么早颠颠跑过来原来是来占座位的。

坐定之后，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面小镜子，机敏地打量了一下四周，见四下里确实无人，便把镜子藏在心里，把整张脸都埋进了镜子里。他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今日的气色，然后又翻开嘴唇看牙齿缝隙里可有墨绿色的韭菜。尽管不见韭菜的影子，他还是对着镜子，用舌头把两排牙齿细细舔了一遍，算是把它们清洗过了。末了，他还是不放心，又对着手背哈气，哈上去再凑过去闻，看可有韭菜的余味。他无法想象对着人一张嘴就喷出一股韭菜味会是什么样的情景，他眼前出现了一架喷气式飞机的幻影，拖着一条粗长的尾巴，遮天蔽日地翱翔在人们的头顶，人们不能不对它屏息致敬。

检修完牙齿，他还是不放心，捎带检修了一下毛发，眉毛和胡子。胡子有一根木秀于林，他皱皱眉头，翘起两根手指去拔那根胡子。蓦地，他从镜子里看到了正盛开在自己手上的兰花指。兰花指打得雅致中正，和精致的小圆镜往起一配，真是风鬟雾鬓，香艳得很。他一愣，

啪一声把镜子扣在了桌子上，好像他在镜子里无意中看到了什么鬼魅，急于要把它收进瓶子里去。

他每次看到自己手指上“开出”的兰花指都会感到一种恐惧，还有一种罪恶感，就像是它们长错地方了。他用力把它们摀下去，恨不得连根拔掉，可到下一次，只要时机合适，它们还会再次在他指尖悄然“开放”，像种子要发芽一样拦都拦不住。后来他才想明白，它们会不停长出来却是因为那种子就长在他的身体里。

陆陆续续开始有学生往教室里走了，快上课了。他悄悄看了看那道半开的门缝，那扫楼道的影子终于不见了，这让他内心舒服了一些。有个来选修的学生不知水深水浅，咬着油条坐在了他身边的座位上。忽然，该学生停止咀嚼，嘴半张着，迷惑地打量着他。一边看他一边暗暗抽着鼻子，一边抽鼻子一边又不相信地看着他，好像他是刚从动物园里跑出来的稀有物种。

朱家明白了，他一定是闻到他身上的香味了。他有给自己和自己的衣服熏香的习惯，没办法，这是母亲张茉莉教给他的，对他来说，熏香是第二层皮肤，少了不行。以前他在 221 宿舍里一给衣服熏香，宿舍的其

他三个哥们儿就赶紧逃窜到别的宿舍去避一避。谁若是胆敢坐上半刻，然后再香喷喷地晃到宿舍外面去，那简直就成了一只电灯泡，自己发电把自己在人群里点着了——男生女生都要对他侧目。男生想，这哥们儿是男人吗，怎么能香成这样？女生想，这货在自己身上喷了几瓶香水啊，简直是孔雀开屏。一时雌雄莫辨。除了朱家明，没有第二个男生敢顶着这样一头庞大妖艳、坚如城堡的香味出去招摇过市。可是对于朱家明来说，任是谁都不能剥了他这层皮，这会让他鲜血淋漓。

每次熏香的时候，他也觉得有点难为情，因为又要把他们轰出去了，他便站在地上讪讪地笑着来段经典的解释，我母亲说衣服就是要熏香才好，这样既能除湿又能除臭。又是他母亲，全中文系都知道这个著名的朱家明母亲。因为自打朱家明入学第一天起，他几乎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一个不朽的前缀，我母亲说过。从此以后这个母亲便在中文系的上空无坚不摧地活下来了。这个女人的美丽能干无所不能，几乎连中文系不认识几个字的保洁阿姨都知道，因为朱家明不厌其烦地把这些往他们的耳朵里锤了两百次都不止，连英语四级一直过不了的

男生都能背下这个女人的所有傲人特征。她像尊高大的观世音塑像一样霸道地盘踞在他们呼吸的公共空气里，对他们所有的生活细节指手画脚。她时而出现在雨打梧桐的凄恻灯光里，时而出现在杏花如雪的月光下，时而又是在平林新月人归后，独立小桥风满袖。

那时候朱家明还没有换宿舍，221宿舍的其他三个男生总觉得他们宿舍里住着五个人，除了四个男生还有一个就是朱家明著名的母亲。她的魂魄无时无刻不盘旋在他们头顶，坐在他们椅子上，住在他们柜子里，就差钻进他们的被子里了。这让他们觉得恐惧而拥挤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把她赶走，她简直是无孔不入的，只要朱家明一张口，她就被放出来了，她又开始了余音袅袅的新一轮轰炸。我母亲说……我母亲她……我母亲就是这样做的……三个男生不得不再次落荒而逃，把221宿舍留给朱家明同学一个人独享。

宿舍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他把熏香点着，百合味、玫瑰味，他和他的衣服共同沐浴在一片千奇百怪的绚烂花香里，宿舍里一时烟雾缭绕，如同寺庙里旺盛的香火。他静静坐在烟雾中有如僧人入定。每到这个时候他就觉

得他又在母亲身边了，母亲又伸手把他揽在怀里了。从他记事起，母亲就告诉他，她是为他活着的，她的每一天都是为他活着的，他是她的全部，没有了他，她的儿子，她一天都活不下去的。当年的母亲心高气傲，高中毕业后一直遇不到意中人，父母双亡后她便寄宿在她哥哥家中。嫂子嫌她不出嫁，白吃她家的饭，来来回回从她窗口经过的时候就呸呸朝她脸上吐唾沫。这唾沫一吐就是好几年，三十岁的时候她终于撑不住，草草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，她和那男人的相亲颇有戏剧性，第一次见面，她就开门见山，你愿意和我结婚吗？那男人倒和她棋逢对手，居然敢说，愿……愿意。于是丁零当啷领证结婚，并和哥嫂永远断绝了关系。此后即使在路上碰见嫂子她也根本不多看她一眼，好像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至于那个丈夫，对她来说只是个工具，她想要个孩子。只有孩子才是她自己的，世界上别的一切的一切都和她没关系。然后，儿子出生了，于是，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她的全部。

他坐在缭绕的烟雾中，松开了身上所有的毛孔，那些最深最暗最牢固最柔软的记忆再一次从他身体深处浮

了出来。为了让他穿上好看的衣服，母亲特意去学会了缝纫，晚上下了班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件一件给他做衣服。没钱买新布，就把自己穿旧的衣服一针一线地改，改成他的合身衣服。直到上初中他身上穿的都是母亲亲手做的衣服、亲手织的毛衣。当时流行什么款式，就会最早出现在他身上。以至于一些家长特意去学校观摩他身上的衣服。一天他想吃饺子，母亲十二点下班了开始急急忙忙剁馅，结果切掉了自己一截小拇指。上小学时，一次放学的时候，母亲因为急着去接他，居然穿着一只白色的帆布鞋一只黑色的皮鞋就来到了校门口，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的脚看的时候她还浑然不觉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看她。八岁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撞倒暖水壶，壶碎了烫伤了他的一只脚。整个脚面的皮几乎全烫坏了，需要植皮。母亲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把自己背上的皮割下植到了他的脚上。至今他左脚上的皮还是母亲身上的，没事的时候他经常会静静地抚摸这只脚，摸到这只脚的时候就像是又回到母亲的怀抱了。

他在香熏中仰着脸一动不动，静静地流着泪。小的时候，一到下雨，母亲就这样给他熏衣服，生怕他的衣